

清集读记

蒋寅

傅增湘旧藏《电光录》

智朴《电光录》，康熙三十八年刊本，傅增湘旧藏，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。书前有傅增湘题识：“癸丑重九后三日游崇效寺，时杨君寅伯新以青松红杏图长卷归之寺中，易实甫乃邀同人结社于此，展观数日。余十馀年所梦想而不获者，今得寓目焉。余藏拙庵大师《电光录》，亦世所罕见，因付之寺僧，使与卷子并存，用备宣南掌故。图卷如新，沧桑又见，此亦电光一瞥也。书竟，为之恍然。江安傅增湘识。”辛亥三月余游盘山青沟禅院访拙师遗迹，得诗八首，并附于左方：

曲涧盘阿断古春，青沟胜绝更为邻。拙公老去琳宫寂，谁与盘山作主人。

访碑踏遍千峰石，撰志新成十卷书。从此山中松水石，长随筇屐护禅居。（拙师撰山志十卷）

红杏青松万首诗，披图翻悔入山迟。枯僧大有沧桑感，说与时人恐未知。

杖底云泉袖底岚，祇园小住足幽探。曹溪一钵知谁付，长与维摩伴石龕。（有老农携家在此，构石龕供达摩及拙师像）

石门转处见孤花，风磴云轩想翠华。野老不知今昔感，自携鸡犬占烟霞。

山豆初生杏菜迟，春羹风味敌莼丝。朝衫苦笋何时换，莫负绵津数首诗。

新诗妙札去如飞，日日东华望翠微。长笑朱王清浅脱，杏华红叶两依违。（竹垞及渔洋俱未至盘山）

紺宇深深黯佛灯，电光一照道心澄。百年遗蜕抛残塔，未免山灵负老僧。（拙师墓近为人盗发）”

然则此本乃沅叔捐赠崇效寺收藏者，不知何故复流于外。书中钤有“碧蘂馆藏”、“芸子”藏印，似经宋育仁插架。宋育仁，字芸子，又字琴道。广东富顺人。著有《问琴阁丛书》。

张进过录何义门钞本《吾炙集》

钱谦益晚年所编《吾炙集》，专收同时人之作。时值鼎革之初，遗民每寄故国之戚于诗咏，牧斋网罗于集中，又秘不示人，仅传钞于亲族、门生之家，故世颇珍视之。光绪三十三年丁未（1907），南鍼以王应奎传钞本合丁丙蘅藏原属《吾炙集》中的王应奎钞本许有介诗，并校以李敬与所藏叶树廉照牧斋所录原钞本，用活字印行。附录康熙戊辰（1688）七月廿四日王应奎跋云：“是书编次先后，诸本微有不同，而许有介诗亦有不编入者，盖为牧翁未成之书也。余此本从钱遵王家借钞，而许诗则又得之亡友侯秉衡者。适见曹彬侯处有冯定远手录本，而点阅则出自牧翁，甚为可玩。余因借归临之，凡一日而毕。时馆太原含芳斋。”此本所收诗人计有钱遵王、黄翼、邓汉仪、龚鼎孳、沈祖孝、释光熊、唐允甲、赵嶷、王天佑、一是、释幻光、胡澂、梅磊、杜绍凯、张项印、黄师正、王潢、何云、西江半衲澄之、吴时德、许友，共二十一家。其中释幻光即西江半衲钱澄之，实际为二十人。而若干见于记载、应为集中所收者却未收录，故此传本是否为完帙，颇引人疑惑。徐剑心跋云：“《吾炙集》非完帙也。王渔洋《古夫于亭杂录》称以诗贄虞山时年二十有八，其诗

皆丙申年少作也，先生欣然为序之，又采入所纂《吾炙集》。余尝有诗云：‘白首文章老巨公，未遗许友八闽风。如何百代论骚雅，也许怜才到阿蒙。’今集中无渔洋诗，证一。臣确庵诗钞有钱梅仙五十赠言诗云：‘著述谁宗匠，虞山有巨公。登龙声气合，斟酌本源同。考牒知昭谏，题辞重太冲。尚传《吾炙》句，一日满江东。’自注：‘梅仙与虞山同系武肃，虞山序其诗，手书其警句入《吾炙》编，寄示京师各家。’今集中无梅仙诗，证二。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《周征君墓幢铭》：鄞山先生周姓，讳容，字茂三，浙之宁波府鄞县人也。少即工诗，常熟钱侍郎牧斋称之，谓如独鸟呼春，九钟鸣霜，所见诗人无及之者，录其诗于《吾炙集》。今集中无鄞山诗，证三。《柳南随笔》载牧斋尺牋，与黄庭表与坚云：‘往从行卷中得见新篇，珠光玉气，涌现于行墨之间，辄为采录，收入《吾炙集》中。时人或未之许，久而咸以为知言也。’今集中无庭表诗，证四。”然而徐氏经对勘诸本，断定“其所采撷率皆板荡之余音，黍离之变调。盖遗民故老怆怀旧国，其零篇剩墨，可歌可泣，令人留连咏叹，凭吊歔嘘而不能自己。然则集中无渔洋、梅仙、鄞山、庭表诗，毋乃与虞山选诗之旨不合，故始取之而终舍之欤？而柳南此本又安知其非实为完帙欤？”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张进钞本《吾炙集》，有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丙申三月“老潜馆客”跋云：“康熙戊辰秋，从冯丈补之借得此《吾炙集》第一卷，约以阅五日即还。属余以积雨留汪氏延古轩不归，亡妻太原孺人手自钞之。比予归，则已届五日之期矣。太原迎予，谓吾辍针纫为君传得此书矣，勿失信于长者。今去戊辰已将三十年，太原之亡亦十二年，灯下展视，百感交集，识此使寿余他日见之，知手泽杯棬所存，永永珍惜也。”又雍正元年（1723）张氏跋云：“右《吾炙集》一册，乃是牧翁所选同时人及门下士诗，大略欲续《列朝诗》之意。雍正癸卯重阳，假馆过义门书塾，见此书于乱纸中。敬读吾师后

跋，知是师母王孺人手钞，字画端楷秀劲，颇效虞山冯氏书法。因向小山二世叔借归，展玩累日，即于灯下传钞，其圈点亦皆仍之。潦草涂抹，他日尚当以正书重录。九月十三日夜石湖张进书于月吟楼。”据此，是卷乃传录自何焯夫人王氏钞本，老潜馆客即何义门别号。冯补之名武，冯班侄。其藏本不知是否即王应奎所称冯班手录本，其借书时间则与王应奎同为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戊辰秋。而何义门跋称，其所借仅为《吾炙集》第一卷，则非完帙可知，后人种种猜测不攻自破。将张进传钞本与南漈草堂本对读，二者差异颇大。首先，张本后有《古今雁字诗》，注：“《吾炙集》之馀。”收袁宏道、袁中道、顾起元、俞安期、唐时升、释智舷、马洪业七人二十五首诗，不详是否原本所有。其次，张本编次较近南漈所校叶树廉本，南漈本阮释幻光诗分列两处，而无西江半衲澄之名所录《己亥七夕十首之二》、《呈虞山夫子四首之二》、《咏史诗三十六首之二》诸题。胡澂诗亦分两处。再次，南漈本《题画三首》，张本仅一首（淡著吾庐烟树中），其一（茅柴沽向远村前）作《农臣笺》第四首，其三（老我闲人短棹双）单独为《题画》一首。复次，张本《送郑一作客》，南漈本作《题画》，张本《题画》南漈本作《暮春村居》，张本《暮春村居》南漈本作《送郑一作客》，则属张本传钞之误也。又，吴时德《雁字二首》、《新柳》、何云龙《丁亥元日》（重出）、《留别小既张凤》别列于后，下注：“义门先生批删。”殆因义门删而附于后也。《丁亥元日》下又将牧斋“以旧历为辜负，正是新人矣”一句评误作义门语。是皆应据南漈本厘正者也。然则张进钞本亦非善本矣，惟其中除何义门批外，尚有张进按语及名美、名杰者朱、墨批校，当为张进后递藏者，可为校勘之助。义门批语不多，录于此：

钱曾《秋夜宿破山寺绝句》之四：界字正与下句山河相应，

补之议之，非也。凡古书正当增损剪裁而后人用，作

志皆然。

黄翼《渝城度岁》：花明无月夜，声急正秋天，唐人赋荻花句也。

袁宏道《雁字》之一：首联不见雁。

唐时升《雁字》之四：塞字出韵。

何义门批本《钝吟全集》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何义门批点《钝吟全集》，金镶银本，其中《冯氏小集》、《钝吟杂录》前三卷为钞配。各卷首末皆有“何焯之印”、“岷瞻”、“贞志斋”朱记，又有“小字秋丞”、“秋丞珍藏”、“悟往知来之室”诸印。配钞处则无印记批点，殆秋丞得何义门批点残本重装者。何批为丹、黄、紺三色，盖凡三读也。诗仅有圈点、校字，批语多在《钝吟杂录》中。义门平生批书极夥，而《义门读书记》所收寥寥。此书亦不见于《读书记》，录其批语以广其传：

《钝吟集》上《虞山白额歌》：刺时政也。

《钝吟集》下《知己以飞谤逮诏狱有诗见及答之》：牧斋寄系西曹，有拟倩冯生哭一场之句。

《杂诗七首》：拟庾子山《咏怀》。

《雉子班》：拟鲍明远《空城雀》。

《江南杂感》之三：顾闳中有夜宴图，事具赵升题识，见《铁网珊瑚》。

《钝吟老人集外诗》《叶羽遐见过期为洞庭之游》：天地大文不可舒，即当日童谣。

《瞿威吉八十》：名俨，吾师伊谷先生之父也。真迹为宿迁徐用锡所得。

《赠董双成》：旦末双全四字出元人《玉箫再世姻缘》杂剧。

《某禅者有归宗之相戏之》：转轮见《家戒》中。

《梁溪二泉亭四首》：此为吴伯成作。

《颂邑令于公》：于令至今庙食，不愧此诗。

《代颂直指某公》：此篇故可逸也。

《钝吟文稿》《与高阳夫人论书札》：清远道士诗，余曾见宛平青箱堂所藏宋拓本，乃后来学颜书者伪为之，全少从容自得之意，何缘定翁不辨耶？摩利支天经丁酉始见翻本，亦宋人学颜书者，于小学殊傴背也。

《无名书记》：房梁公碑，后人效褚公书者为之，非公书也。

《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跋》（此文何钞补）：《通鉴考异》载庄宗实录同光元年十二月壬寅已称秦王茂贞遣使贺收复，自后皆称秦王。至二年辛巳，制：秦王李茂贞可封秦王。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？必是至是时始封。自岐王封秦王也。今以碑证之，则宋敏求所为实录固未尝误，《通鉴》所疑为未审尔。盖前此特茂贞自称，至是乃加册命。冯氏之言核而当矣，前史亦非皆误也。

《钝吟杂录》卷四“太史公之于道，吾未之审也”条：永嘉尊信《史记》，亚于六经，是其强作解事处，被朱子《史记》有甚道理一句扫倒。但其文章却是淑方，宋儒硬将大语推排，又是全不识《史记》也。

“扬子云引天下之文字归之六经”条：经术裂于建安，复振于元和，此一段升降何以定翁未曾理会？

“太史公云诸家言黄帝多不雅驯”条：要之，马迁不免好奇之病，如载秦缪公、赵简子梦之帝所诸事皆似可略也。

“韩吏部之文，古文也”条：抑扬太过，如何能服欧公？

“诗文雅颂多艰深”条：雅颂宏深，国风浅近则有之，若以

为艰深，则吾尝颂诗□，未敢附会也。

“宋儒多不解诗”条：比兴出《周礼》，毛公所谓六义，即太师教国子之六诗也。朱子于大序，盖只取其可据者耳。○朱子注云：关关，雌雄相应之和声。和声以解关关，云雌雄相应者，以雌鸠之偶常游，非谓相应为关也。定老自读《集传》不熟。又《后汉书》记载薛君章句云，诗人言雌鸠贞洁惯匹，以声相求。薛君所谓相求，即《集传》所云相应也。《后汉书》注在唐初，又非他伪书可比。朱子生平博极群籍，非定翁枵然之腹所能讥弹也。

卷五“嘉靖之末，王李名盛”条：牧斋亦攻羽卿，然不能若此之细。宋末以来，大都为羽卿所误，《诗人玉屑》开卷即载其“诗评”，为可怪也。

“沧浪云不落言筌”条：刘后村有云，诗家以少陵为祖，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；禅家以达摩为祖，其说曰不立文字。诗之不可为禅，犹禅之不可为诗也。此语可截断羽卿辈之妄说。

卷六“荐季直表不必是真迹”条：季直表，余以后黄初二年司徒东武亭侯十字质之《魏志》，定为伪作，不但非临本也。钟迹当世已绝，右军所临宣示帖或犹存典型耳。

“张长史云小字展令大”条：海岳误会长史之论，欲令字形大小均齐，故为发明本趣，又举颜公妙迹以证其不然。

“颜鲁公磊落崑峨”条：补之云：颜书胜柳，然柳书易入，其用笔皆显露也。又于结字云，颜如殿，柳如塔。

卷七“宋人作书多取新意”条：米行草全祖二王，岂可以颜、柳限之？

“汝有玄秘塔否”条：武平一《徐氏法书记》云：梁大同中，武帝敕周兴嗣撰《千字文》，使毁铁石模次羲之之迹，以赐八王。何延之《兰亭记》云：智永居永欣寺阁上，临得真草《千文》好者八百餘本。则此帖本临右军书，与告誓同，故云是右军旧法。《梁书·周兴嗣传》云，次韵王羲之书千字，则二家之说非无本。

“本领千古不易”条：今所传钟书止有右军所临《宣示》、《丙舍》为可信，更何处学其用笔耶？

“行书王右军正有兰亭”条：张从申用笔极似定本禊帖，结字则随唐时字样，不甚似大令也。

“乐天见李义山云”条：王正仲云，裕之之作，其竭力者仅欲瞻望苏长公之垣墉，岂为深于诗者？以当时无能过之，故为人所宗耳。

卷九冯武题记：五则谓之史断商（疑应作尚）可也，直题曰纲目纠谬，则近于狂僭。且所订者非纲目也。此子弟不学之失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